損益也寧待問哉嗟夫世有人工粉飾之景尚備志以誇厥美雁蕩爲名山之最而所以志之者反僅如是且自有宋開山迄於明之中葉五百六十餘年始得蕩南先生之志自蕩南至今又二百二十餘年竟無承其意而補其缺遺者不亦可嘅也哉豈人世繁華之事爲人所共趨而淡漠之事爲人所共棄歟蓋爲此者非稔知其景者不能爲非閒適無累者不及爲長官迫於官守邑君子或勤於學或終於官者既不得暇而他鄉遊客寄寓目而去惟幽人逸士閒且稔矣而又或勢有所阻

夫是以遲之久而莫爲之志且久而莫爲之補也然而茲山之志率不得以數者之故聽其缺遺而不爲從事也乎生長斯邦駑鈍之材既無所用於世而性耽山水尤愛茲山不時酣遊奧壙之景罔不畢覽方弱冠時輒恨斯志之缺時望有人修輯以慰素願乃俟之數十年而卒不遇其人欲自起爲之苦短於才欲置而再俟後人又懼後人終不能如余之閒且無余之癖而嫻習者於是竊不自揆以其所見參之史乘質之傳聞於圖則以景參寺於景則次而釋之物產酌其舊寺宇增其新